

灯下漫笔

人与自然

雪是会开花的雨

◆ 潘新日

雪一下来,就满地跳起了舞。燕林爱说,看看这些雪花,在外面漂泊了一年,找到了家,多高兴啊!

可不久,雪花是流浪的水,历经了春夏秋冬,这回终于到家了,能不兴奋吗?它们在空中飞舞,追着、跑着,久久不愿意落下来,那份轻盈和妩媚带着万千恣恋。

我一直把雪花当作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很多时候,雪花总是羞涩的,隔了一年回家,有点生疏了,胆子变小了,这个白色的小精灵呀!那么地调皮。

下雪了,下雪了。大人小孩都会激动地叫上一句,发自内心的喜欢带着热气。

祖母说,雪是会开花的雨。

他们不明白祖母的话,在心里描摹着雪花的样子,会开花的雨,一点都打不湿我们的联想,只是,能感觉到它的冷。

有雪的夜晚很漫长,也很浪漫,它们惬意地在夜空中舞蹈,用洁白的童话把我们的梦乡装点得斑斓如幻,心情如画。

早上起来,玩够了的雪落了下來,挤在一起取暖,或许,玩了一夜,它们累了,困了,睡着了。村子又开始安静地卧在白雪的世界里。放眼望去,村子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,屋脊上、树上、草垛上、田埂上,到处银装素裹。这些洁白把冬天的乡村照亮,那一刻,我们感到好奇和惊叹,惊叹刚刚化过妆的乡下多了诗意,在寒风里自然成景,多了纯净的美和雅致的趣意。

真的很佩服这些雪,可以随遇而安。不像燕林这小子,他最怕冷,一下雪就往屋子里躲。

一吃过早饭,我就会“咯吱、咯吱”地踩着雪,迎着割脸的细风,挨家挨户地喊小伙伴们出来玩雪。

燕林家生了火,是她姑姑从外地带回来的炭火,没有火苗,隐约可见跳动的蓝,那是炭烟皮的嘴脸。伸出手的那一刻,我猛然觉得,通红的炭火真暖和。小伙伴们都被这蓝色的火焰吸引住了,一个个红着小脸,都把小手伸在上面,抚摸跳动着的蓝焰散发出的热量。

全村的人都喜欢聚在那里,我们也更喜欢往燕林家里凑,不仅仅是烤火,主要是为了他们家一大屋子烤得暖烘烘的笑声。我们暖和了,和他们一起回家的雪也暖和了,它们静静地化成水,在地上画上一个一个地图,这些死去的雪,末了,还要在地上,描摹它们出生的样子。我猜想,那个地图就是它们的地盘。

下雪天,堆雪人和打雪仗是必不可少的。喊上燕林、全福、大嘴、连桂,拿上铁锹,把四周的雪都请到一块儿,拍的拍,裁的裁,一会儿就把自己做好了。全福最大,雪人的颈脖和头都由他来。其实也不是很复杂,说穿了,颈脖就是一个小雪团,头颅就是一个大雪团,只是大雪团要用手拍实,好刻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等五官。之后,找来两个黑石子当作雪人的眼睛安上,再跑到门前,揭一片红对联,把雪人的嘴巴涂红,最后给他戴上帽子,这样,一个俏皮、可爱的小雪人,就驻守在村口的大柳树下,成为雪天独特的一景,谁走到那,都会忍不住眯上两眼,内心生出无限的愉悦和涟漪……

打雪仗就更不用提了,全福捏的雪团又大又实,砸在人的身上,又重又疼,我们都不敢和他较量。还好,大家的年龄基本相仿,雪团在空中飞来飞去,谁都能承受得了。很多时候,我们的游戏不会持续太久,都是那个全福下手太重,不是因为那个被打哭,就是因为那个被打哭而草草收场。

不过,我们这群孩子可没有“狼气”,扭屁股的工夫,大家又玩到了一起。下雪不冷化雪冷,太阳一出来,那些雪便悄然融化起来。所有温暖的萌动,凭肉眼是看不见的,但能感觉到,依稀可见水滴从檐下滴落,这些冬天的泪水,会结成冰凌,像一盘棋,耙齿朝下,玲珑的心昭示着农事的逼近。那时,我知道,水一旦凝固,就会亮出坚硬的骨头。

此时,是一起到田间地头捉野兔的最佳时机,野兔在雪地里饿了好几天,已经没有多大力气和我们赛跑了。燕林我们几个每人手里别着一根两米长的竹竿,身边领着自家的狗,沿着田埂寻找藏匿的野兔。

最怕去老根家了。老根爷在一口破锅里,架上了一个大大的湿树根,用干劈柴燃着,湿树根冒着黑烟,肚子下面闪着星星点点的红星。几个老头,围在四周,流着鼻涕和口水,伸着鸡爪子一样干瘪、粗糙的老手,不停地咳嗽着。老根爷把老根按在椅子上,不准他出去踏雪,我们去喊他,老根爷会连同我们一起扣下,在他们的咳嗽声里,烤冒出的黑烟,一点都不暖和。老根爷手里拿着火钳,不停地敲打着树兜,任火星四溅的样子炸开我们的寂寞和难耐。

回家的雪也怕寂寞,它们在老根家的院子里安静地打开一片孤独,任由老根家的鸡鸭和狗狗在它身上乱写乱画,打发那些用旧的时光。

燕林、老根,我们几个是闲不住的,外面铺着的厚厚的雪毯早让我们的心里长了草,也不管那么多,一个两个的,偷偷地从老根家溜出来,在雪地里打呀,闹呀!那些雪,在我们的脚下奔跑着,在我们的手里炸开着,它们用一片冰心递给我们无限的欢乐……

傍晚的时候,去野外捕鸟、抓兔子的大人们回来了,他们用压弯的树枝,挑着一天的收获,在我们飞扬的雪花里,踏着坚实的步子,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笑容,把回家的雪当成他们狩猎的逃难阵。

跟他们身后欢呼雀跃时,我们明白,这些可怜的鸟和兔子,是回家的雪暴露了他们的行踪。也是,人比起这些鸟和野兔,因为多了思维,变得强大和无忌。

这些会开花的雨,能霸占整个世界,可霸占不了人心。

炊烟是雪天放出的密探,它回来一次,我们就欢乐一次,相反的,那些小动物就悲哀一次。

等我们长大,待到雪花飞舞,它们再回家时,这个世界,只有欢乐,没有悲哀……

在中国,春联作为一种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,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。一副春联、短短两语、字数相同、形式短小、文辞精炼、言简意深、讲究对仗、平仄协调、结构工整,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能像春联那样深入人心,家喻户晓。自古至今,不论达官还是平民,不管皇宫还是农舍,过新年贴春联,已成为一种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仪式。

有人说,红红火火过大年,乡下的春联城里的灯。在乡下,贴春联讲究多、范围广、氛围浓。广袤的乡村,占到全国80%以上的土地和人口,闹新春过大年图的就是吉祥,要的就是红火。庙宇、亭台、阁楼、桥梁、码头,甚至是狗棚、猪舍、马厩、羊圈等,都需要贴上红红的春联。每家每户院落独立,有大门、有屋门,还有堆放农具杂物的储藏室的门,凡是门就需要贴春联,全家老小齐上阵,孩子扶梯子,父亲贴春联,母亲备糍粑,一家人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,小黄狗蹦蹦跳跳开心地摇着尾巴,屋子里的炉火上炖着肉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,香气弥漫中夹杂着一家人的说笑声,欢乐而温馨。

千门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乡下人过年,买春联贴的人家少,写春联贴的户数多,过大年要的就是过程,享受的就是氛围,卖的春联再好都没有写的好的。会写的人家自己写,不会写的家人会买红纸求人写。能写春联的“文化人”,多为村里的教书先生或德高望重、知文识字的人,腊月一进,不用谁提醒,他们会提前摆好桌子,自备笔墨,等乡亲们上门来写春联。写春联完全免费,都是邻里,讲的是个情

分。往往东家写完李家来,来者需报上家里有几个门,各是什么门,因为门不同春联的内容就不同。譬如,同样是家畜,猪舍贴的春联和羊圈门上的春联就有区别。猪舍的春联,一般上联是“大猪身胖仔猪多”,下联为“膘肥体壮能吃喝”,或者上联是“多吃多睡多长膘”,下联为“有精有肥有销路”,横批是“肥猪满圈”或“养猪致富”等,如果是羊圈就略有不同,羊圈的上联多是“槽头兴旺”,下联为“厩内平安”,横批是“喜气羊羊”。如果将猪舍或羊圈门上的春联张贴在家门上,就会闹出大笑话。

再譬如,老年人门上贴的春联和年轻人住的家也会不同,老年人的春联,上联多是“精神矍铄似东海云鹤”,下联为“身体康健如南海劲松”,或者上联是“乐享遐龄寿比南山松”,下联为“欣逢盛世福如东海水”,横批是“福寿安康”或“福星高照”。除外,铁匠铺、豆腐坊、药店、代销店,等等,行业有别春联不同,内容各有千秋,文辞变化多样。

在乡村除门上贴春联外,各种各样的“祈福纳祥”小帖子更是必不可少,如厨房内的墙壁上要贴“五味调香”或“手巧艺精”,门上要贴“园蔬调出好味道”“盘食烹来满家香”。楼梯上要贴“步步高升”,床头要贴“身卧福地”,粮柜上要贴“五谷丰登”或“颗粒归仓”,水井边要贴“细水长流”,院子里有树木要贴“林木长青”,有车的家庭,不管是独轮车、平板车、牛马车还是机动车,都要贴“出入平安”,甚至是大门外,除春联外,还需贴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,下面有“抬头见喜”或“出门见喜”等“祈福纳祥”的小帖子。

知味

冬天里的干菜面条

◆ 耿艳菊

下午起风了,冷风吹得门窗咿咿呀,远处一户人家屋顶上的灰瓦片似乎被吹得更瘦更薄了,看得人也心生寒意。院子里一根绳子上晾着很多干菜,风吹得又猛又急,干菜却紧抓着绳子在风里悠悠。一个老妇人从屋里出来,忙着把干菜往袋子里收。

是晾晒的萝卜缨干菜吗?这样的情景太熟悉亲切了,心里竟漫上一阵暖意。这会儿,任那风吹得再凛冽,在温情的人世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,一碗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就可以抵御住这一冬的寒凉。

干菜面条一直是很喜欢吃的食物,尤其冬天的晚上,上了一天班,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家,想着晚上做一锅热腾腾的干菜面条,心里顿时升起了暖意,冷风吹在脸上,也不觉得冷了,一心想着赶快回到家,脚步铿锵有力,路上看到那些冻得硬硬的树枝也觉得柔和了许多。

干菜面条做起来很简单,也省事,抓一把干菜热水烫软切碎,再准备一棵葱,几瓣蒜,几片姜,两个西红柿,三四个鸡蛋,锅里放油,炒鸡蛋花,然后把葱姜蒜放到锅里炒出香味,再把切碎的干菜和西红柿放到锅中翻炒,放点盐,添上水,等到水开,面条下锅,滚两三回,一锅热乎乎的干菜面条就做好了。再放点香油和醋,干菜的清香把葱姜蒜的香味,还有西红柿鸡蛋的味道都汇集在了一起,一碗干菜面条端在手中,暖心,暖胃,还令人忘记烦恼。面条呢,手擀面最相宜,劲道,汤汁浓厚,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每年的这个时候,母亲也总要忙着准备干菜,菜地的萝卜收了后,看似无用的萝卜缨也成了母亲眼里的宝贝。她不怕水凉,很仔细地在水池边把一大筐萝卜缨慢慢清洗干净,然后烧一锅开水,一点点焯水,再慢慢沥水,再一点点搭在屋檐下的绳子上慢慢晾晒。做这些的时候,母亲真有耐心,我看着都嫌麻烦。

母亲就笑,你们都喜欢吃,冬天无事咱做



古木千寻雪(国画)

沈刘昌

荐书架

《神圣婚姻》:一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鉴

◆ 徐子苘

《神圣婚姻》是鲁迅文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长篇小说奖获得者徐坤的最新长篇小说。多年前,她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就以鲜明的“徐坤风格”赢得文坛的高度关注。《神圣婚姻》是徐坤多年沉淀后的归来之作,是人生抵达现实一境界后的“爆发”之作,是直面新时代现场、饱含丰富生活经验而又铅华洗净的高度凝练之作。

小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:年轻人在今天如何寻找到自己的爱情?小说中,程田田由于依赖父母,依赖男朋友,失恋之后,她通过接触到大地,去支教,到基层,跟乡村振兴和扶贫的故事也结合在一起,她和潘高峰在一年时间里为一个村子建立5G基站,在

这个基础上两个人产生了爱情。小说里的故事,跟当下不少人的生活非常贴近。学者杨庆祥认为是一部“从我们的生活中面长出来的故事,是那个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鉴,是从2016年到北京冬奥会之间,是离我们生活时间最近的一部中国当代城市生活图鉴”。

徐坤真正介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叙述节奏,跟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感受到的速度同频共振。时代在变化,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发生变化。很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徐坤再次回来告诉我们,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应该有新的元素、新的叙述、新的讲法,这是特别重要的。

百姓记事

爆竹声中一岁除

◆ 刘传俊

鞭炮一响,能吓跑怪兽驱走邪恶镇住凶煞,能闪射出五彩缤纷的洋洋瑞气喜气。

年三十下午,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,庭院打扫干净利落,贴上大红对联,灶火里的煤油灯就亮了,开始煮饺子过除夕了。动饺子前,先在院子里燃放一挂鞭炮,噼啪啪。差不多在这同一时刻,鞭炮声就连成了一片,这一家连着那一家的,这个村庄连着那个村庄的。这恰如国人早就约定好了,世世代代都不会变更过。

大年初一凌晨,鞭炮声就将围着泥巴火盆熬夜守岁,躺下不多时两眼还酸涩、浑身犯困的我从美梦中惊醒了,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跑到村北那个高大土堆上凑热闹放鞭炮。钟爱的鞭炮声不绝于耳,充盈于天地间。是清脆的响彻云霄的鞭炮声,把淳朴的村落唤醒的,把古老的中华大地唤醒的。天边热情捧出的暖暖的晨曦,是大地醒来后的微笑。那一抹绚丽的

来;这壁厢,轂轳辘香车辇过。看那红妆楼上,倚着栏,隔着帘,并着肩,携着手,双双美女贪欢;绿水桥边,闹沙沙,锦簇簇,醉醺醺,笑呵呵,对对游人戏彩。满城中箫鼓喧哗,彻夜里笙歌不断。

如今城里观灯,随着各种现代科技元素的加入,更是一种享受。三五良宵节,上元灯似海,荷花能开,梨花再现,可摘日,可揽月,入了海,上得去天,灯展不同、主题有别,内容各异,别具特色,焰火腾空,花灯齐亮,在声光电中享受的是最独特的感官盛宴,正所谓“谁家见月能闲坐,何处闻灯不看来”。

百节年为首。泱泱中华,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民俗文化,年节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,是全年之中最重要、最隆重、洋溢着喜庆和温暖的节日,也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远难以割舍的符号。春节与元宵节,作为年节中并列的两个大节日,阖家团聚,除旧布新,迎禧接福,无论是春节贴春联还是元宵节观花灯,无不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,承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已经连续三载,我和乡下的父母都有一个约定:每年春节,我回乡下和年迈的父母团圆,一家人贴春联、包饺子,开开心心在乡下过大年。元宵节,我接父母进城,与儿女们欢聚,一家人观花灯、吃元宵,热热闹闹在城里度元宵节。乡下的春联城里的灯,当年节遇上新时代,享受着交通、美食等各种各样的便利,继承传统接纳新意,让新年过得有味、有趣、更有情。

干菜面条吃。这些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却是盼了一年都想吃的,且是百吃不厌。与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相比,干菜似乎太黯淡了,但肉食容易让人腻,而黯淡的干菜却藏着阳光的芬芳,还有菜蔬的清香,细细品味,味道总是那么醇厚绵长。

说着说着,母亲就会讲起她小时候,姥姥晾晒干菜的往事。那时候,家境不好,冬天冷风呼呼吹,冻得人手脚冰凉,这时候,吃上一碗热热的干菜面条是特别幸福的。每次做干菜面条的时候,姥姥会特意多做一些给邻居老人送一碗,老人岁数大了,又是一个人生活,姥姥心善,家里有好吃的总会想着老人。

其实,我知道母亲准备那么多干菜的原因。邻家奶奶也喜欢吃干菜面条,但她腰不好,眼神也不好,有一年,焯水时还烫着了手。这以后,家里屋檐下的干菜晾晒好,母亲总会挑最好的装一兜让我送到她家。邻家奶奶见到我,总是很亲切,有人来看她带了糕点,她总要留一份给我。

这样的邻里之间的往来很平常,似乎不值一提,所给予的也不过是一些微小的关心和温暖,但在成长的道路上却给了我一些启迪和影响,人得拥有一颗向善向暖的心,无论人生是繁花似锦的春天还是萧瑟清冷的寒冬,不会在得意时忘记来时路,也不会因为在失意时灰心失望。

热气腾腾的干菜面条是故乡食物的一种,也正如故乡纯朴温暖的风貌,何时想起来只记得的是万般好,哪怕立于萧瑟寒冷的冬季,心头立即就漫上了热气。从故乡一个小小的村庄出发,一路披星戴月,到小城,再到小城,踏踏实实实地向乡,离故乡越来越远,而心却从来没有走远,很多习惯是从前故乡给我的,一直伴着我在异乡的天空下生活,欢声笑语,忧伤难过,给我温暖支持,给我力量和坚强。

红霞,是给笑靥粉饰的一层迷人色彩。蓦然回首,爆竹声后,碎红满地,灿若云锦,熠熠生辉。大地被这红霞拥着,人们的言笑被这红霞拥着,新春也被这红霞拥着。

一连几天时间里,我同伴们几乎与这红形影不离。我用这样的做法,来吸引小伙伴将热闹响声偷着乐。将成挂的蚂蚱鞭炮拆下来10多个,单独点着后一扔老高,在空中炸响。听到零星的响声,他们便会蜂拥而至。稍后,我再用竹竿挑起来点燃剩余的与大家共同分享。这一诱惑他们集合到一起玩耍的方法,极为奏效。他们从不同方位飞跑过来了,眼光不约而同齐刷刷扫视地面上的炮纸,捡拾光有身子没有枪头的“哑炮”,然后拦腰掰开,一层层剥去包裹鞭炮的杂色纸,直到“哑炮”露出灰色药面,往地上一搁,两两对着“滋花”。一股微弱的但很好闻的火药味,趁势钻进了鼻腔,悠长悠长。斗胆的还会用手指尖捏着,互对着“滋花”,比赛谁的“哑炮”威力更大、火力更猛。

心性纯真、不知愁滋味得我“储藏”的鞭炮毕竟有限,“把戏”展演完了,伙伴们也不再久留,他们要去另一处寻找快乐。于是,我也不久留,说笑着跑向传来鞭炮声的另一场地……

小时候的春节,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爆竹炸响中度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快乐,照亮了童年的底色。